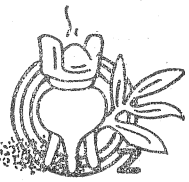


慈老精神不死

蘇邨圃



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，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紀念日；因為那天的下午十時十分，是我們的恩師慈

航上人圓寂的時候；四眾弟子驚聞噩耗，有的悲痛失聲，有的哀感昏迷；假若不是怕擾亂慈師的身心，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撫尸痛哭；這是慈師平日慈悲喜捨，博愛平等的精神所感召。然而慈師是歡喜而來，歡喜而去，來來去去，總是歡喜。希望慈師的友好，以及四眾弟子，不必難過，不要悲傷，這裡我選幾首從前慈師和我唱和的詩偈，來解解各位的哀傷，而明白慈師的精神並沒有死。

其一

幻人遊戲已忘年，
鏡像空花啓教筵；
自性真如原未滅，
緣生假法有何添？
明知本具唯心佛，
好作逍遙世外仙；
萬事任它流水去，
吾身放下定安然。

其二

尋聲何處有知音？
法界原來是至親；
久遇高明爲我主，
幸逢博原作吾民。
清風明月情誼重，
翠竹萬花道義深；
萬象森羅皆良友，
從今當盡一誠心。

其三

清平氣象幾時來？
掃却波旬劫後灰；
業債須還原有盡，
命根難捨竟時催。
實行君子成人德，
不用好兒亂世才；
懺悔多生無始障，
可憐大陸夢魂哀。

其四

秋去冬回又復春，
滿山青翠亦更新；
遠觀樹景成鮮色，
近聽泉源出妙聲。
高唱法身原不滅，
長歌佛性本無生；
無情尚播無生曲，
佛法從今定再興。

其五

不變隨緣現，
心空無所愁；

甯爲天地主，不作活骷髏。
上來五首詩，是慈師給我的遺教之一；他囑我步他的原韻，我遵命和了五首，現在寫在下面：

其一

幻人遊戲那有年？
空花水月皆喧筵；
真如自具無生滅，
假法緣生有滅添。
見性明心即是佛，
勤修精鍊不羨仙；
大江滾滾東流去，
長嘯憑欄始快然。

其二

佛佛相應是知音，
無種有情皆至親；
明月清風豈有主？
眞如法界却無民。
浮雲遮日重重障，
濁氣迎風片片深；
參透古今人我法，
修明自性是真心。

其三

出超三界本如來，
剩下臭皮冷似灰；
業債欠時終要償，
命根到限無常催；
五陰積聚一空色，
八識轉成四智才；
心外不須求別法，
萬緣斬斷離悲哀。

其四

大地山河又是春，
一年一度何曾新？
幻觀萬法都成色，
靜聽虛空那有聲；
自性菩提非漏種，
慧花妙果證無生；
覺迷相隔僅毫末，
鑽木不休火定興。

其五

眞王常寂照，
妙有絕欣愁；
四聖原無主，
六趣皆骷髏。
慈師接閱我步和的原韻後，又給了我一對手諭；除了談些詩詞改革的意見外，並提出今後改革佛教方案數條，（容後發表）我們讀他的詩，就可明白他胸懷磊落，四相全無。他行的是菩薩道，不可以詩人的眼光讀他的詩。他歡喜而來，歡喜而去，來來去去，總是歡喜。他隨緣而生，隨緣而死，生生死死，無非隨緣。他那種悲天憫人的精神，實在是永留人間。他的精神不死，只要大家堅定信念，法音是常在我們耳邊的。

慈師在廣州弘法數月，得到幾個好弟子。（1）是梁廷光居士，後來在白雲庵剃度出家，法名叫做圓修，他的英文程度很不錯，英語很流利，祇是抗戰八年，會不會被環境征服了呢，現在已不知道他的生死存亡。（2）是石祥鸞小姐，她是廣州中山大學畢業的，後來得到慈老爲之剃度，法名叫做繼航，她曾到過廣州韶關香港各地弘法，現在依舊在香港依顯慈老法師潛修。（3）替慈老記錄的是大慈法師，自從民國二十七年，韶關被轟炸之後，他所住的關帝廟，已經變爲平地，他的本人，究竟到那裡去呢，我是無法得知。本人自七七事變之後，奔走湘桂黔滇等地，以前所有的經書，全部遺失了，最近幾年到了臺灣，於無意中，從朱斐居士編的覺生雜誌上，得知慈老卓錫於彌勒山麓，因此再得互通音問，這裡有一段很好的笑話，他和我通訊，已經有半年之久了，經書已經六包大的寄來了，雖然我也有相片寄給他，但是他竟然認不出我是個什麼人，最後在我的書信中，發現「淨師」二字，他就恍然大悟，他把我以前的筆記寄回來，當我拿到手裡之時，我也認不出是我的壞文章，可知荒疏了十多年，無論什麼事情都隔世了。

慈師一生的好處，是能够嚴持戒律，學不厭教不倦，教授法好，對人平等，疏財仗義，摧邪破迷，不遺餘力，造就不少後學人材，努力於宣傳方面，無論在言談上，文字上，深入淺出，能令聽者或是閱者，無不領解，他還有一門專長，就是他的演講術，能够於千萬人羣之中，作大獅子吼，有時用高聲，有時用低聲，有時用慢板，有時用快板，有時要你哭，有時要你笑，有時要你金剛努目，有時要你菩薩低眉，這一種演講術，我們祇可於莎士比亞樂府中尋得之，希望我們弘法的大德們，對於慈師這一點，好像有注意之必要吧。

現在慈師已經生西去了，我要找他，唉！眞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了。同學們啊！你們聽到這個壞消息，必定是如喪考妣，必定是掉下淚來，倘若要再和他會面的話，祇有努力去念佛，自有重逢之一日，同時更加可以提醒人們，人世眞是無常的，死字眞是不可避免的，哭着也是無用，還是去努力念佛好了。（慈老寂後三天寫於臺南）